

文艺随笔

# 墨香浮动月朦胧

钟彪

我迷恋书法，缘于一次漫不经意的巧遇。那晚我在闲适之中，随意翻读一本生活杂志，内有一幅林散之先生的书法作品，写得柔韧灵动、遒劲奔放。虽说我那时对书法一窍不通，但先生笔下字里行间闪烁着艺术的脉动和气韵，一下子令我两眼豁然一亮。我细细地将林先生那幅书法作品琢磨良久，体悟出的道理是：一管蘸了墨的毛笔在宣纸上舞动，便可开拓出一片艺术天地。接下来在当晚的梦境中，我学古人的潇洒状，以鱼缸为墨池，摘几片芭蕉叶聊充宣纸，以家中雪白洁净的墙面供作可写大字的墙壁，凝神运气，两手握笔，左右开弓，纵横恣肆地挥写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诸种书体。

梦醒之后的一段时日里，我的心绪依然沉溺在林散之先生的草书艺术世界里。终有一天憋不住，购回笔墨、宣纸和墨砚等学书诸工具，只是一时搜购不着散之先生的草书作品集，故无从下笔。后从一位好友的杂物和藏书混放、蛛网纵横的库房里寻得一本《林散之草书作品集》，如获至宝，写下借据，便捧回家中拉开架势学书法。亦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握着毛笔照着散之先生作品依葫芦画瓢地舞动了两个多月，想当然地认可自己在纸面上纵之横之、曲里拐弯地涂鸦出来的线条，便是脉动着书法艺术气韵的书法作品了。于是信心满满地铺开一张四尺生宣，用毛笔蘸了墨，一丝不苟地书写了一首唐诗，落了款铃了印挂在书房的墙壁上，自我欣赏了好长一段时日。

临近春节，市文化部门组织一批书家到我寓居的小区里为住户们书写春联。我瞅着一位年长书家案前索联

者渐渐散去，趋前恭敬地将自己的书法习作向这位书家请教。书家搁了笔，将我的习作在案上铺展开来，审视了片刻，说看你的作品结字松垮，点画轻浮无力，兴许学书没习楷书就写草书，自是形态歪斜，笔画线条缺乏质感。我看他虔诚的目光，点了点头。他瞅了瞅我，又说，学习书法宜从楷书开始，基本功从楷书的书写训练过程中获得。他劝我循序渐进，逐步深入，好比刚入学的学生，先学加减，而后乘除。听他说得有理，我问往后学书之路如何走？年长书家答曰：学习书法无捷径可走，初学者唯有老老实实临习古帖，即便成名成家之后亦须时常临帖，如你敬佩的林散之先生八十岁还在天天临帖。你无妨选取一位唐代楷书高手作为临摹对象，或欧阳询，或颜真卿，或虞世南均可。

书家的忠言犹如醍醐灌顶。于是我临习了颜真卿的楷书字帖，而后又在其《祭侄贴》《争座位贴》等行书世界里遨游了一番。至此，我方真切体悟到学书的艰辛枯燥而又乐在其中之滋味。苏子美尝言：“明窗净几，笔砚纸墨，皆极精良，亦自是人生一乐。”乐虽乐，但须经受得住学书的苦闷和寂寞。接着，我又在王羲之、王献之、张旭、怀素、黄庭坚、林散之的字帖上盘桓瞻顾，摸爬滚打，不断勤奋临池，寻流溯源，先专后博，揣摩诸家之长，追寻属于自己的笔墨感觉，渴望哪天，笔底下流淌出如老榕枯藤、屋漏痕、锥画沙、绵裹铁、虫蚀木等理想的笔画线条。许多年以后，面对案上如山的字帖，我给几位时常交流的文学挚友发微信感叹道：以艰辛程度而论，书法与文学毫无二致，都是愚人的事业！

那晚，到了夜阑人静之时，凭着自己多年临习书法古帖的底气，我又在自己的书案上铺开一张六尺宣纸，沉吟片刻，静气凝神，蘸墨挥笔。亦是一连写废了几张宣纸，方进入了手笔两忘的境地，终而创作了一幅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之草书作品，铃毕印章，已是鸡鸣时分了，我揉了揉眼睛，审视了一番自己的习作，似觉字里行间有了几分唐代草书大家怀素“飞鸟入林”“惊蛇入草”的意趣了。看着看着，那条条纵横、燥润相生的纸面上仿佛升腾起一层飘逸萧朗的云烟。我吁了一口气，举头朝窗外望去，只见夜空中一弯下弦月在云絮中穿行，时隐时现，云光朦胧，幽远飘逸，恰似那宣纸上的墨香浮动，烟云袅娜……

屿的最高处，俯瞰着群山的苍茫，原来我们置身在岛屿不自知，现在又置身在岛屿腹部的群山中。在山顶上大口呼吸，大声呼喊，把青春的汗水都挥洒在路上。很多时候仿佛植物长在我的身体里，或者我变成一棵热带植物野蛮生长。长成一棵松，以肆无忌惮的姿态在天地间舒枝展叶，接受完全的阳光、完全的雨水和完全的自由。也许这就是生长在热带岛屿的特性。

夏日最浪漫的要数晚霞了。相对于朝阳的蓬勃，我更喜欢余晖的温柔。漫天都是金色的彩霞，有一点紫，有一点蓝，流动起来又有很多金色和橙色，各种色号晕染在里面，伟大的调色师在调着这一天最后的色彩。万事万物经过一天日光的暴晒，终于可以安静下来。就像忙碌了一天的身体，终于可以放松下来，停下来看看日落，和这一天好好道别。我曾在许多地方看过落日，童年时期夕阳从椰子树那边掉下去，从岛屿西部的大海掉下去，现在我漫步在昌化江畔，永恒的落日伴随着永恒的晚霞，在江面上洒下最后的余晖。那么多变幻莫测的云，像他又像你，从遥远的天际奔驰而来，以各种舞蹈的姿态经过这个孤独的小岛，经过一个小岛上牵着一头老牛、抬头仰望天空的小女孩。老人会从夏日晚霞的色号预测台风，把牛牵回家绑在树下，风台就要来了。我的心还停在云那里，刚刚的那些云朵似乎追着我又似乎我追着它们。

夏天的记忆当然和水分不开，再不下游泳夏天就要过去了。余晖下，最喜欢的是跳进河里洗一个痛快的澡。小时候光着屁股从岸上跳下去，“咚”一声，溅起水花，脑袋早已潜入水底，把整个人都泡在水里，像一条鱼一样自由呼吸。或者仰看蓝得彻底的天空，大块的云朵仿佛掉下来砸中我的脑袋，我就这样眯着眼睛看，忘记了时间，把夏日的烦恼都抛在岸上，在水里我就是宇宙的中心，展开四肢游到日暮西下，游到天上流云变幻，游到海水变蓝，游到夏天溜走，游到地老天荒。外婆唤我回家吃饭的声音在水里回荡！

很多年后我再也没有这样畅快地在水里做一条鱼。

岛屿的夏天，在热带的阳光下，万物日夜生长，我不停地老去。却永远记住夏日热烈的生命力和肆无忌惮地绽放的自己。

今年，我的父亲92岁。

从我记事起，就了解到父亲是个讲究卫生的人。他并不因为年事逐高而弱化卫生意识及保洁行动。如今，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卫生习惯。

父亲洗澡有讲究，一点都不马虎。他不是用水龙头哗哗啦啦地冲洗，也不是用热水器喷射洗浴，而是使用常用的水桶装水洗澡。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父亲均用温热水洗澡。每次洗澡约需两桶水。洗澡时，父亲多是蹲着，极少坐在凳子上。洗头时，用双手梳理着头部，由前往后梳理，或用手交叉分别在两侧梳理，或在头部的后部上下梳理。力度不大，但较均匀。父亲不管使用哪种梳理方式，每种方式至少要做几十个回合。

把头部的事情办妥后，就轮到身子和腿脚。父亲用左手给右手搓揉，上下几十次，再用右手给左手上。下搓揉几十次，然后用半干湿毛巾各擦几下。双手洗好后，就是身子；用手在身上搓揉，左右、上下各几十次。搓揉背部时，有时父亲也使用竹具，适度地在背部敲敲、刮刮、擦擦。洗腿、脚时，用双手先后对左右腿、脚搓揉，分别搓揉上、下几十次。父亲也经常将双脚放进洗澡桶里浸泡十多分钟。在村里，父亲洗澡的程序是出了名的。傍晚，每次洗澡都要用上五十分分钟左右。有人说，这种洗澡是一种健身。科学不科学，我不懂，但至少是一种锻炼。

父亲有一条铁律，饭后便后要洗手。年纪大了依然如此。父亲洗手特别用心，手掌、手背、手指、手腕等一视同仁，一定冲洗到干净为止。每顿吃完饭后，父亲自己收碗筷、扫垃圾，将垃圾提到公共垃圾桶倒掉，不留垃圾过夜。父亲的这些动作，就像使用电脑设定操控那般，均为程序化、常态化了。对于被子、衣裤、毛巾等，看到阳光灿烂的好天气，父亲便喜出望外地拿出来晾晒，且选择阳光充足、通风透气的地方。父亲对晾晒过的被子、衣裤、毛



《清风朗日》（油画）

王家儒作

# 父亲

陈恩睿

巾等喜欢去嗅一嗅。他说，太阳光晒过的被子、衣服总是香的，盖起来，穿起来感到舒服、舒心。

父亲吃东西没什么讲究，粗饭、粗菜、杂食等都吃得津津有味。也许是没有选择的条件吧，才让父亲养出这种好胃口。鲜地瓜、地瓜干、木薯、玉米、大米等均可口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老家粮食紧张，家里煮稀饭时，还得要煮地瓜汤做补充。不懂事的我常常玩饿了回家，就挑着稀饭吃了。于是，父亲劳动回来只能吃地瓜汤。有些时候，没有新鲜菜送饭，父亲就拿来腌制的萝卜干或咸西瓜皮配送，甚至在稀饭里洒下几粒盐巴，搅几下就吃了，觉得一样的香甜。地瓜汤本身有甜味，不用菜送，父亲同样能填饱肚子。后来，我们生活有了较大改善，但父亲依然不挑剔食物。不过，在不挑剔食品的前提下，父亲也有一点小小的偏好。譬如父亲不那么热心吃鱼，无论海鱼淡水鱼，热情都不高。他喜欢吃猪肉，尤其五花肉，较偏爱茄子、南瓜、苦瓜、萝卜、豆角等。父亲爱吃烟煮、煲汤类的肉菜。用猪五花肉做红焖，加上炒茄子，父亲那饭量是要增加一倍的。现在，一日三餐中，父亲还是吃干的米饭多一些。有时候，晚餐有点剩菜，父亲是舍不得倒掉的。第二天加热后继续食用，但父亲的肠胃没有异常。一日三餐，父亲更为讲究的是用餐的时间，一直保持定点用餐的习惯。

父亲常年劳动，体质便一直在增强。八十五岁时，父亲开始玩吊

单杆、双杆；八十七岁开始练习气功。父亲从出生到八十余岁间，虽生过病，但几乎都是常规小病，上医院极少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到八十三四岁时，他发现腰部出现了明显痛感。到医院检查，诊断腰椎间盘突出。医生说，做手术难度大，还是保守治疗好些，服点药调节，适当吊吊单杆、双杆也行，调理调理。父亲按照医生讲的，吊吊、拉拉单杆和双杆，以求腰部多点缓解。没有单杆、双杆的地方，父亲就找靠墙、靠板的地方，仁立着将背部贴到墙上或板上，然后尽力向上收腹，尽量呼吸挺胸。父亲腰椎间盘突出多节突出，疼痛严重。有几次，父亲走路，走着走着便被像栓子拴住那般，突然间寸步难移。虽然疼痛，但父亲依然坚持着适度的活动。

有一天，父亲突然感到手麻、脚麻，坐在床上无法移步，送往医院急诊，诊断结果为中风。很快，父亲便出现左边手脚、身体失去知觉。就这样，父亲行走全靠外力扶持。可父亲心态好，看得开，又坚强，住院治疗十天左右，那麻木的半身和手脚便有了点点知觉，然后慢慢地可以抓着扶手移步、慢行。出院后，父亲使用了拐杖，却也坚持移步慢行。不少人认为，父亲高龄，这一回没办法放下手里的拐杖了。父亲出院二十天左右，在妹妹和妹夫耐心引导下，参加了简单的气功练习。对此，父亲很感兴趣，感到开心。父亲练习气功很认真，很专心。傍晚，我去看望他时，他总是边和我讲话，边看看墙上的挂钟。一到八点，他立即到练习气功场地去，就是有着再多的心里话也得先搁下了。多少次，我到父亲练习气功的场地，只见父亲全神贯注地坐在椅子上，聆听并随着音乐节拍展现出不同的手势和状态。我站在父亲面前，他却视而不见，旁若无人。一个回合完成后，父亲收起动作，才与我搭起话来。父亲坚持练习气功一个多月，便放下了手里的拐杖，自然地行走起来了。

诗路花语

## 清晨的荣耀(外一首)

胡续冬

我女儿一岁多的时候从动画片《朵拉历险记》里

记住了一头叫做 Benny 的牛，她就把所有的“牛”字

都用 Benny 来替换，比方说，直到现在，每天起床以后

她都会说：我们去摘牵 Benny 花吧。夏秋之交，

牵牛花是色彩单调的北方为数不多的例外，

它们骑着盲目的藤蔓攻占了草丛、栅栏、楼间空地

和早起的人们发懵的双眼，又在一瞬之间丧失了斗志，一任游牧的彩色帝国分裂成千万个

阳光下纤薄的幻身。我女儿常常只身闯入这朝生暮死的帝国，以半生不熟的手部精细动作

终结几朵鲜艳的单于或者可汗，在她眼里，它们都牵着一只 Benny。受我女儿的影响，在

上班的路上，我竟然能听见接连不断的粉色或者蓝色的声音

在大喊“Benny! Benny!”，带着动画片令人绝望的魔力。

直到今天早晨，当双轮怪怪的自行车无意中把我引到

一片偏僻的野地，仲秋的太阳递给每朵牵牛花一把金刀，

我这才想起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：清晨的荣耀。

## ◎终身卧底

不止我一个人怀疑

你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神秘生物

你的左耳里有一把外太空的小提琴

能够在嘈杂的地铁里

演奏出一团安静的星云

你的视网膜上有奇怪的科技

总能在大街上发现一两张

穿过大气层陨落下来的小广告

甚至连你身上那些沉睡的脂肪

都美得极其可疑

它们是你藏在皮肤下的翅膀

我总担心有一天你会

挥动着锃满薯片的大翅膀飞回外星

留下我孤独地破译

你写在一滴雨、一片雪里的宇宙日记

好在今天早上你在厨房做饭的时候

我偷偷地拉开了后脑勺的诗歌天线

截获了一段你那个星球的电波

一个很有爱的异次元声音

正向我们家阳台五米远处

一颗老槐树上的啄木鸟下达指令：

让在他身边作终身卧底

千万不要试图把她唤醒

编注：

2021年8月22日下午，诗人、学者、随笔作家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胡续冬因突发疾病在北京去世，终年47岁。

胡续冬原名胡旭东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、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主任。2002年至今执教于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。研究领域和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、现代主义以来的世界诗歌、拉丁美洲文学。胡续冬长期从事诗歌写作，被视为70年代出生诗人的代表性人物。他曾长期为《新京报》《第一财经日报》《东方早报》等媒体撰写专栏文章，著有诗集《风之乳》《旅行/诗》《终身卧底》等，散文集《浮生胡言》《胡吃乱想》《去他的巴西》等。

